

聊斋志异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（清）蒲松龄 著

肆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聊齋志異

(清)蒲松齡 著

第四卷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

第四卷 目录

卷 十 九

三 生	(571)
长 亭	(572)
席方平	(576)
素 秋	(579)
贾奉雉	(584)
上 仙	(587)

卷 二 十

胭 脂	(589)
阿 纤	(594)
瑞 云	(597)
仇大娘	(599)
曹操冢	(604)
龙飞相公	(604)
姗 瑚	(607)
五 通	(610)



聊斋志异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又	(612)
申 氏	(614)
龙	(617)

卷 二 十 一

恒 娘	(618)
葛 巾	(620)
黄 英	(624)
书 痴	(627)
齐天大圣	(629)
青蛙神	(631)
又	(634)
任 秀	(636)
晚 霞	(637)
白秋练	(640)
王 者	(643)
外国人	(645)
蝎 客	(645)
鸟 使	(646)
李象先	(646)
狮 子	(647)
蛙 曲	(647)

卷 二 十 二

陈云栖	(648)
-----------	-------



织 成	(652)
竹 青	(654)
段 氏	(657)
狐 女	(659)
张氏妇	(660)
于子游	(661)
男 妾	(661)
汪可受	(662)
王 大	(663)
乐 仲	(665)
香 玉	(668)
三 仙	(672)
王 十	(673)
大 男	(675)

卷 二 十 三

韦公子	(678)
石清虚	(679)
曾友于	(681)
嘉平公子	(685)
二 班	(686)
乩 仙	(687)
苗 生	(688)
杜小雷	(690)
毛大福	(690)
李八缸	(691)



老龙船户	(692)
青城妇	(693)
鸱 鸟	(694)
古 瓶	(695)
元少先生	(696)
薛慰娘	(697)
田子成	(700)
王桂庵 子寄生附	(701)
酒 虫	(707)

卷 二 十 四

周 生	(708)
褚遂良	(709)
刘 全	(710)
姬 生	(711)
韩 方	(713)
纫 针	(714)
桓 侯	(717)
粉 蝶	(719)
锦 瑟	(721)
太原狱	(725)
新郑讼	(726)
房文淑	(727)
秦 桧	(729)
浙东生	(729)
博兴女	(730)

聊斋志异

第四卷 目录

一员官	(731)
龙戏蛛	(732)
阎罗宴	(732)
放蝶火驴	(733)
鬼 妻	(734)
三朝元老	(735)
梦 狼	(735)
人 妖	(737)
五緋大夫	(739)
夜 明	(739)
聊斋志异题后	(740)
补 遗	(741)
杨千总	(741)
瓜 异	(742)
产 龙	(742)
龙无目	(742)
龙取水	(743)
螳螂捕蛇	(743)
傅饴媪	(744)
缢 鬼	(744)
阎 罗	(745)
商 妇	(745)
男生子	(746)
黄将军	(747)
藏 虱	(747)
蚰 蜒	(748)
牛 犊	(748)



聊斋志异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李檀斯	(749)
僧孽异史氏曰	(749)
潞令异史氏曰	(749)
梦狼 附则	(750)
张贡士 附则	(751)
拆楼人异史氏曰	(751)
嘉平公子 附则	(752)
阿宝附则	(752)

附 录

蜚 蛇	(753)
龙	(753)
爱 才	(754)
梦狼 附则二	(754)



卷十九

三生

湖南某，能记前生三世。一世为令尹，闾场入帘。有名士兴于唐被黜落，愤懣而卒，至阴司，执卷讼之。此状一投，其同病死者以千万计，推兴为首，聚散成群。某被摄去，相与对质。阎罗便问：“某既衡文，何得黜佳士而进凡庸？”某辨言：“上有总裁，某不过奉行之耳。”阎罗即发一签，往拘主司。久之，勾至。阎罗即述某言，主司曰：“某不过总其大成，虽有佳章，而房官不荐，吾何由而见之也？”阎罗曰：“此不得相诿，其失职均也，例合笞！”方将施刑，兴不满志，戛然大号；两墀诸鬼万声鸣和。阎罗问故。兴抗言曰：“笞罪太轻，是必抉其双睛，以为不识文之报。”阎罗不肯，众呼益厉。阎罗曰：“彼非不欲得佳文，特其所见鄙耳。”众又请剖其心，阎罗不得已，使人褫其袍服，以白刃剗胸。两人沥血鸣嘶。众始大快，皆曰：“吾辈抑郁泉下，未有能一伸此气者，今得兴先生，怨气都消矣。”哄然遂散。某受剖已，押投陕西为庶人子。年二十余，值土寇大作，陷入贼中。有兵巡道往平贼，俘掳甚众，某亦在中。心犹自揣非贼，冀可辨释。及见堂上官亦年二十余，细视，乃兴生也。惊曰：“吾合尽矣！”既而俘者尽释，唯某后至，不容置辩，竟斩之。



聊斋志异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某至阴司，投状讼兴。阎罗不既拘，待其禄尽。迟之三十年，兴始至。面质之，兴以草菅人命，罚作畜。稽某所为，曾挞其太父母，其罪维均；某恐来生再报，请为大畜。阎罗判为大犬，兴为小犬。某生于北顺天府市肆中。一日，卧街头，有客自南中来，携一金毛犬，大如狸。某视之，兴也。心易其小之。小犬咬其喉下，系缀如铃，大犬摆扑噪窜。市人解之不得。俄顷，俱毙。并至冥司，互有争论。阎罗曰：“冤冤相报，何时可已。今为若解之。”乃判兴来世为某婿。某生庆云，二十八举于乡，生一女，娴静娟好；世族争委禽焉。某皆弗许。偶过临郡，值学使发落诸生；其第一卷李姓，实兴也。遂挽至旅舍，优厚之。问其家，适无偶，遂订姻好。人皆谓其怜才，而不知有夙因也。既而娶女去，相得甚欢。然婿恃才，辄侮翁，恒隔岁不一至其门。翁亦领之。后婿中岁淹蹇，苦不得售；翁百计为之营谋，始得志于名场。由此和好如父子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一被黜而三世不解，怨毒之甚至此哉！阎罗之调停固善；然墀下千万众如此纷纷，勿以天下之爱婿，皆冥中之悲鸣号动者耶！”

长 亭

石太璞，泰山人，好厌禳之术。有道士遇之，赏其慧，纳为弟子。启牙签，出二卷：上卷驱狐，下卷驱鬼。乃以下卷授之曰：“虔奉此书，衣食佳丽皆有之。”问其姓名。曰：“吾汴城北村元帝观王赤城也。”留数日，尽传其诀。石由此精于符箓，委贄者踵接于门。一日，有叟来，自称翁姓，炫陈币帛，谓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亲诣。

聊斋志异

卷十九

石闻病危，辞不受贄，姑与俱往。十余里，入山村，至其家，廊舍华好。入室，见少女卧縠幃中，婢以钩挂幃。望之，年十四五许，支缀于床，形容已槁；近临之，忽开目云：“良医至矣。”举家皆喜，谓其不语已数日矣。石乃出，因诘病状。叟言：“白昼见少年来，与共寝处，捉之已杳，少间，复至。意其为鬼。”石曰：“其鬼也，驱之非难；恐其是狐，则非余所敢知。”叟云：“必非，必非。”石授以符。是夕，宿于其家，夜分，有少年入，衣冠整肃。石疑是主人眷属，起而问之。曰：“我鬼也。翁家尽狐。偶悦其女红亭，姑止焉。鬼为狐祟，阴骘无伤。君何必离人之缘而护之也！女之姊长亭，光艳尤绝，敬留全璧，以待高贤。彼如许字，方可为之施治。尔时，我当自去。”石诺之。是夜，少年不复至，女顿醒。天明，叟喜以告石，请石入视。石焚旧符，乃坐诊之。见绣幕有女郎，丽若天人，心知其长亭也。诊已，索水洒幃。女郎急以碗水付之，碟蹙之间，意动神流。石生此际，心殊不在鬼矣。出辞叟，托制药去，数日不返。鬼益肆，除长亭外，子妇婢女俱被淫惑。又以仆马招石。石托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。石故作病股状，扶杖而出。叟拜问故。曰：“此鰥之难也。曩夜婢子登榻倾跌，堕汤夫人，泡两足耳。”叟问：“何久不续？”石曰：“恨不得清门如君者。”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“病瘥，当自至，无烦玉趾也。”又数日，叟复来。石跛而见之。叟慰问三数语，便曰：“顷与荆人言，君如驱鬼去，使举家安枕，小女长亭，年十七矣，愿遣事奉君子。”石喜，顿首于地，乃谓叟：“雅意若此，病躯何敢复爱！”立刻出门，并骑而去。入视祟者既毕，石恐背约，请与媼盟。媼遽出曰：“先生何见疑也！”即以长亭所插金簪授石为信。石朝拜之。已，乃遍集家人，悉为祓除，惟长亭深匿无迹；遂写一佩符，使人持赠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尽灭，惟红亭呻吟未已，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石欲辞去，叟换止殷恳。至晚，肴核罗列，劝酬殊切。漏二下，主人乃辞客去。石方就枕，闻叩扉甚急。起视，则长亭掩入，辞气仓皇，言：“吾家欲以白刃相仇，君可



聊斋志异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急遁。”言已，返身竟去。石战惧无色，越垣急窜。遥见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则里人夜猎者也。喜待猎毕，乃与俱归。心怀怨忿，无之可伸，思欲之汴寻赤城，而家有老父，病废已久。日夜筹思，莫决进止。忽一日，双舆至门，则翁媪送长亭至。谓石曰：“曩夜之归，胡再不谋？”石见长亭，怨恨都消，故亦隐而不发。媪促两人庭拜讫，石将设筵。辞曰：“我非闲人，不能坐享甘旨。我家老子昏髦，倘有不悉，郎肯为长亭一念老身，为幸多矣。”登车遂去。盖杀婿之谋，媪不之闻；及追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；颇不能平，与叟日相诟谇。长亭亦饮泣不食。媪强送女来，非翁意也。长亭入门，诘之，始知其故。过两三月，翁家取女归宁。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女自此时一涕零。年余，生一子，名慧儿，买乳媪哺之。然儿善啼，夜必归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舆来，言媪思女甚，长亭益悲。石不忍复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，长亭乃自归。别时以一月为期，既而半载无耗。遣人往探之，则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余，望想都绝，而儿啼终夜，寸心如割。既而石父病卒，倍益哀伤；因而病惫，苦次弥留，不能受宾朋之吊。方昏聩间，忽闻妇人哭入。视之，则縗经者长亭也。石大悲，一恸遂绝。婢惊呼，女始辍泣。抚之良久始渐苏。自疑已死，谓相聚于冥中。女曰：“非也。妾不孝，不能得严父心；尼归三载，诚所负心。适家人由东海经此，得翁凶闻。妾尊严命而绝儿女之情，不敢循乱命而失翁媳之礼。妾来时，母知而父不知也。”言间，儿投怀中。女抚之，泣曰：“我有父，儿无母矣。”儿亦号咷，一室掩泣。女起，经理家政，枢前牲盛洁备。石乃大慰，而病久，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请石外兄款洽吊客。丧既闭，石始杖而能起，相与营谋斋葬。葬已，女欲辞归，以受背父之谴。夫挽儿号，隐忍而止。未几，有人来告母病。乃谓石曰：“妾为君父来，君不为妾母放令去耶？”石许之。女使乳媪抱儿他适，涕洟出门而去。去后，数年不返。石父子渐亦忘之。一日，昧爽启扉，则长亭飘入。石方骇问。女戚然坐榻上，叹曰：“生长闺阁，视一里为遥，今一日夜而奔千

里，殆矣！”细诘之。女欲言复止。请之不已。哭曰：“今为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。迩年徙居晋界，僦居赵缙绅之第。主客交最善，以红亭妻其公子。公子数逋荡，家族颇不相安。妹归告父；父留之半年不令还。公子忿恨，不知何处聘一恶人来，遣神绾锁缚老父去。一门大骇，顷刻四散矣。”石闻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“彼虽不仁，妾之父也。妾与君琴瑟数年，止有相好，而无相尤。今日人亡家败，百口流离。即不为父伤，宁不为妾吊乎！闻之忤舞，更无片语相慰藉。何不义也！”拂袖而出。石追谢之，亦已渺矣。怅然自悔，拚已决绝。过二三日，媼与女俱来。石喜慰问，母子俱伏。惊而询之，母子俱哭。女曰：“妾负气而去，今不能自坚，又欲求人，复何颜矣！”石曰：“岳固非人，母之惠，卿之情，所不忘也。然闻祸而乐，亦犹人情，卿何不能暂忍！”女曰：“顷于途中遇母，始知系吾父者，盖君师也。”石曰：“果尔，亦大易。然翁不归，则卿之父子离散；恐翁归，则卿之夫泣儿悲也。”媼矢以自明，女亦誓以相报。石乃即刻治任加汴。询至元帝观，则赤城归未久。入而参之，便问：“何来？”石视厨下一老狐，孔前股而系之，笑曰：“弟子之来，为此老魅。”赤城诘之，曰：“是吾岳也。”因以实告。道士谓其狡诈，不肯轻释。固请，乃许之。石因备述其诈。狐闻之，塞身入灶，似有惭状。道士笑曰：“彼羞恶之心未尽亡也。”石起，牵之而出。以刀断索，抽之。狐痛极，齿齟齬然。石不遽抽而顿挫之，笑问曰：“翁痛乎？勿抽可也。”狐睛睽闪，似有愠色。既释，摇尾出观而去。石辞归。三日前，已有人报叟信，媼先去，留女待石。石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曰：“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”女曰：“今复迁还故居矣！村舍邻迩，音问可以不梗。妾欲归省，三日可旋，君信之否？”曰：“儿生而无母，未便殇折。我日日鰥居，习已成惯。今不似赵公子，而反德报之，所以为卿者尽矣。如其不还，在卿为负义。道里虽近，当亦不复过问，何不信之与有？”女次日去，二日即返。问：“何速？”曰：“父以君在汴曾相戏



弄，未能忘怀，言之絮絮；妾不欲复闻，故早来也。”自此闺中之往来无间，而翁婿间尚不通问讯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狐情反复，诡诈已甚。悔婚之事，两女而一辙，诡可知矣！然要而婚之，是启其悔者已在初也。且婿既爱女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；乃复狎弄于危急之中，何怪其没齿不忘也！天下之有冰玉而不相能者，类如此。”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，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郅。羊先死。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掇我矣。”俄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，曰：“我父朴纳，今见凌于强鬼，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立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。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旋，入城，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。举目见子，潸然涕流，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赇嘱，日夜拷掠，胫股摧残。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也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，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；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。迟之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复案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；

聊斋志异

卷十九

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；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答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耶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摔席下。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怨未伸，寸心不死！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又问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！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。见立木，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上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上大呼“席某”。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云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：“捉去速解！”即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，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、无辜。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；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上堂大声以报，堂上传呼：“令合身来见！”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，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，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复问如前。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阴曹之暗昧，尤甚于阳间，奈无路可达帝听；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二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摔回，复见冥王。窃疑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，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呜呼为！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，期颐之寿，汝愿足乎？”乃往籍中箝以巨印，使席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翻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



聊斋志异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。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禁刀锯，不禁挝楚耶！请反见王，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！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含怒，不敢复言。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辟，鬼引与共坐，席便据门闕。二鬼乘其不备，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；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。魂摇摇不忘灌口，约奔十里，忽见羽葆来，幡戟横路。越道避之，因犯卤簿，为前马所执，縶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，问席“何人”。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缅诉毒苦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迎谒道左，车中人各有问讯。已而指席目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，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。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“勘得冥王者：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应贞洁以率群僚，不当贪墨以速官谤。而乃繁纓荣戟，徒夸品秩之尊；羊狼狼贪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斫，斫入木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鲸吞鱼，鱼食虾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西江之水，为尔湔肠；即烧江东之床，请君入瓮。城隍郡司：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尽瘁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。乃上下其鹰鸇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狻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。是宜剔髓伐毛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类。祇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蓐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。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。当于法场之内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



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。馥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偿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。”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，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。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；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及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自此家日益丰。三年间良沃遍野；而羊氏之子孙微矣，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有治其产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，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获。于是，复鬻归席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。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乎！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素秋

俞慎，字谨庵，顺天旧家子。赴试入都，舍于郊郭。时见对户一少年，美如冠玉。心好之，渐近与语，风雅尤绝。大悦，捉臂邀至寓所，便相款宴。审其姓氏，自言：“金陵人，姓俞，名士忱，字恂九。”公子闻与同姓，益加亲爱，因订为昆仲。少年遂以名减字为忱。明日，过其家，书舍光洁；然门庭寂落，更无厮仆。引公子入内，呼妹出拜。年十三四以来，肌肤滢澈，粉玉无其白也。少顷，托茗献客，似家中亦无婢媪。公子异之，数语遂出。由是，友爱如胞。恂九无日不来，或留共宿，则以弱妹无伴为词。公子曰：“吾弟流寓千里，曾无应门之僮，兄妹纤弱，何以为生矣？计不如从我去，

